孴經室集

一六

928
ㄎ
16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一　一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釋閏

明堂圖說

孝經郊祀宗祀說

宗禮餘說

大雅文王詩解

咸秩無文解

釋佞

釋來
左傳引康誥解
釋訓下篇
釋敬
雲南黑水圖解
中庸說

卷二　二集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擬儒林傳稿凡例

集傳錄存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并續題名碑記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平樂府重建
至聖廟碑記
南昌府同知璧堂徐君傳
高郵孝臣李君傳
碧雞臺記

卷三　三集

蘇文忠公象贊
陸宣公從祀廟廡頌
學海堂集序
謝
御賜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摺
謝
賜紫禁城騎馬摺

以上癸未至庚寅八年文筆仍以經史子集分爲四卷以後再各續于每卷之後篇頁積多再分爲中下卷詩則接四卷之後列爲五六七八九卷庚寅冬刻于滇南分給家塾子弟男常生祐謹記

揅經室續一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鄭康成本作僞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無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言致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在

元謂在朔易三字主合朔而卽包日食言也東作南爲西成皆言測日纏發歛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僞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厤法也成者言作爲旣成也

今尚書作南訛乃東晉人所改漢尚書作南爲或作南僞僞與爲同故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爲今本史記作南譌者後人因晉本作訛而遷就改之也南僞者創爲此厤法於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卽爲字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言性之是非但以僞字而論是僞卽爾雅作造爲也之爲而非詐僞之僞譌誤之譌明矣周禮馮相氏鄭注平秩南譌宋本作南僞此尤漢時作僞之據也蓋說文爲訓母猴象形初義也後人卽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亻旁成僞字此第二義也又訓爲詐僞之僞此第三義也後人祇知僞爲詐僞之僞而不知其本是作爲之爲故不得不妄改僞字爲譌爲訛矣說文有譌字訛乃俗造也

平秩者謂日纏分節氣而次弟出于東次弟交于南次弟入于西羲和設儀器測量逐日刻記辯豔之也辯豔之義見于史記爾雅說文矣

平辯也見史記又見爾雅秩本作豔次弟也說文豊部豔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豔東作據此知尚書古文豔與秩同有次弟之義大戴記孔子言厤有順逆順逆卽南北朝言盈縮之法亦卽今西洋言高卑之法二分二至漸爲次弟一月有一月之盈縮次弟一節有一節之高卑次弟一日有一日之交易次弟所以曰辯秩也辯秩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蓋秩之失聲與程之呈聲近也詩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迭韓詩作臷臷字不見于說文玉篇說文祇有臷字韓詩當是臷字也說文大部之臷與秩迭程聲相近故詩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臷臷大猷也詩胡迭而微亦言次弟更相食也微者日月食之名故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謂光隱匿國語越語日月微者注謂微者虧損薄食是其義也據此秩迭程臷

相通之音義知東作西成南爲亦復兼測日月之食不但朔易之專主測合朔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僞但言農事則覘星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羲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羲和之職乎亦豈羲仲但敎春耕而不觀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穫可蓋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作南僞西成等事爲農事之文始于王莽非始晉孔傳又案尚書大傳雖列堯典之東西南北然但言其方位而已未嘗言作成二字是農事也朔易二字伏傳史記皆作伏物物乃朔字勿勃篆相近之訛伏當如五星伏逆參則伏之伏伏朔者月伏于朔也何以明乎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初生與日但同經度相並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月食以臣迓君之象並莫甚焉並本逆字後世逆字行而並字廢見說文逆迓也此朔字造字从並之初意若解字當云朔从遇也月从並並亦聲月从並並亦聲月从並並亦聲

以爲初一月半之定名夏商後義和失職食不定在朔望故周漢之間解字者不敢以食義專屬于朔望而別生始蘇出亡之義矣且後世厤法不密以致前後失朔尚造朓朒兩字古人于日有食之不宜有有字尚从月得義又何疑于朔望之不專造兩字爲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言察朔于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朔定而望亦定也蓋合朔時刻雖不定何方而堯命和叔專司合朔者則在北方故書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朔之曰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似即古尚書說專指朔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餘也此三言直接堯舜以上厤法蓋非餘即非朔不朔即不餘因餘造字因餘定名倉頡之學與羲和同也春秋日食不在朔無論矣自漢至隋二百九十二食而非朔者八十三唐五代一百一十食而非朔者三自一行以後始有定準蓋倉頡之時日食必朔定朔定氣其法本密故用日月食之義特造朔望二字設堯舜時日食不能定于朔堯舜豈不對此朔望二字而有愧哉蓋夏以後羲和失職至漢皆踈隋唐至宋元又漸密以至于今最密如堯舜之時不曰平秩曰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共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厤之

法亦即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驗之法交食之驗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萬世天算皆始於此也唐開元元至元我朝康熙皆分地實測之最遠而準者豈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會不及於此東南西由日纏發斂辯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中氣以校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校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即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繹此句則知堯時本是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非如春秋時歸餘于終及秦漢皆用平朔平氣否則朔字望字何敢必以日月食之義造之閏月所置何以不曰定歲終而曰定四時也是故堯時有定朔定氣原難臆知而由造朔望二字及以閏月定四時句繹之則古密周疎斷斷然也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以爲序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未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似與鄭氏意合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即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厤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辯其序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厤法之祖故曰作爲成朔也嵎夷暘谷昧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其初本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

赤道之極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國極南致止之處因此起名義也交阯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無北影阯同止同趾其始雖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卽定爲地名交阯日南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蓋曰夏至之日交極北止於此南地也猶朔字但因上古專司日月合朔在北而虞夏時卽名北爲朔方也禹貢曰朔南暨黃赤二道隨節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日月食由于有二交而今特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黃赤道交以定極南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言辯次南方之日纏及日月之交而造厤法也敬致者卽周禮冬夏致日孟子可坐而致之致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至短北來止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置閏渾天卽璿璣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定朔日食之法竟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懼修省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纏度雖有一定之纏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在之中而以朔易二字寓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一定而不懼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日月交距朔日辛

卯曰有食之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恒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不第此也凡造字皆有初義其字見于何代則其義即起于此代之前朔望有三字固顯然義起于唐虞之前矣又如曁字亦見于虞夏書矣說文曰曁日頗見也既小食也然則此曁字从既亦專爲日食而造言日爲月食偏見不全也从旦者即今卯時帶食半見也有字曁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有餘在下汝羲曁和乃假僭字用之也然則許叔重解朔望二字曷以曲爲始蘇廷臣之說耶曰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諫故叔重反收朓朒二字與尚書五行傳合而不能言朔有定也又霸爲月霸霸與魄同月全魄乃晦漢書律厤志曰死魄朔也凡出晦而朔即爲改革之象霸从革得音且得義故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周易六十四卦獨以治厤明時屬之革者豈非以堯舜治厤定四時日月食皆以朔易月霸爲本歟易曰革已日乃孚窮謂已者改也改从已得音得義革者改也此已日乃孚之已猶通借爲成已之已故六二曰已日乃革之而九四則直著之曰有孚改命矣改命即湯武革命也改从已更从丙革改更皆一聲之轉故孟子曰日月之食及其更也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于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

釋閏

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案此門皆明堂之門也虞夏以來之古禮也然此惟月朔行朔禮時暫居之暫立之以終一月之政事耳若竟謂常居之常立之以終一月

無論郊外明堂非王者常居之地卽城內路寢亦斷無居門終月之事未可以辭害義也卽居青陽左个總章右个等皆謂暫居行朔禮也明堂分東西南北十二堂个當於何月後置閏王卽當以其方之門居之立之明堂之法與厤法相關也周禮惟言閏月王居門中而不言十二月所居者已括于頒告朔一句之中鄭氏注此曰於文句王在門謂之閏許氏說文收閏字於王部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卽明堂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案此許鄭之說皆是堯舜以前之古說元著明堂論由周明堂月令溯至黃帝神農或疑明堂月令乃秦呂氏之說卽使周有此制而堯舜以前未

必卽有十二堂个之制非也禮逸篇王居明堂禮鄭氏康成以爲殷禮引之以注月令可見王居堂个門皆上古之制且管子尸子呂覽淮南子等書或不可据尚書虞書亦不可据乎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閏字始見於此此明明是王居門中之字會意確無可疑若唐虞以前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又無明堂王居門中之制曷爲倉頡已造此王居門中之字乎故唐虞以前明堂堂个之制不可考而可据閏之一字以定之況虞書所謂賓于四門闢四門者舍明堂更以何門當之是故虞夏書內字字皆可考据卽一閏

字而古厤法明堂之制皆明矣余著堯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考已言及堯舜時本有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矣以此證之更合矣余著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以此證之更合矣黃帝之時豈不知或主節氣或主月朔二者皆可以授民時乎黃帝堯舜則主十二月朔爲歲以無中氣之月置閏成歲者彼時羲仲羲叔和仲三家必有建議欲以節氣爲歲不主朔閏者堯則考古法而合氣與朔以定之又合羲和四家之法而斷之曉諭之以爲但主辨秩節氣爲歲不置閏不便于授民時也必須主平在朔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朔定于月閏定于朔始明白使民共見也今時大小西洋法皆主節氣爲歲而不置閏月唐時九執厤已如此今廣東澳門夷人皆以冬至第七日爲元旦行賀禮昔宣城梅氏謂和仲宅西之法疇人子弟流入西夷亶其然矣

明堂圖說

明堂異名同實及上古中古之分元于已未歲以前已著論明之矣歲庚寅學海堂經解刻成復取近代諸家之說而驗其圖皆未能確也依月令當有八个而考工記惟有五室斷不相合戴氏乃除太室而以四室置之外四隅卽名之爲个而共互之謂明堂之左个卽青陽之右个總章之右个卽爭堂之左个其說過巧竊有未安且卽如其說而四隅丈尺猶于經文有不能相合之處元乃別爲圖移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接之如此則與經文丈尺合室爲室个爲个不相假借且于上圓下方重屋之制亦合卽匠人据此築基構木而造之亦必

能成之非紙上空談也爰更分析爲十說幷圖以明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經文明白可據當從此以起度數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也（周尺約當今尺六寸強八丈一尺六折算當今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城內廟寢亦襲此名曰明堂然惟向南一面耳而郊外明堂則四面四堂若云五室全在此南面一堂九七筵之中而無三堂則行諸大禮斷不能容斷無是事也南堂定而三堂亦定矣舉一反三也

今定爲收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相接之何所據乎此於經文無顯據惟使堂成爲堂廟成爲廟个成爲室在四方則可成王居之禮在中央則可成祼禮之禮亦可成重屋之制耳五室主五行似當置室于堂之正中然正中則爲太廟四太廟之後共以中央太室爲室而四隅四室鄭氏注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者古說如此故西堂名總章赤與白謂之章白金與赤火合不與水合故金室在西南餘室類此

鐘鼎文每有作此形者古鐘鼎銘每曰王格太室此形卽四堂背五室之形也

每室四戶兩夾窗乃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白盛之文成伯璵禮記外傳衍之爲每室四達一室八窗之說大戴衍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之說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讀考工世室四旁兩夾爲句窗白盛爲句此爲特誤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元更謂窗者凡四面不明之處皆加窗至于當用幾十窗不能臆斷白盛者盛義如城如防此言四面皆用牆如城如防而白之且多用窗也釋名曰城者盛也爾雅曰山如防者盛是其義也

五室之制奈何按四方之堂實皆九筵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乡堂之南青陽之西距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于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然則奈何曰此五室皆當在重屋圓蓋之下若于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

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如圖中○者即柱礎處楚辭天問淮南子皆有八柱之說則可上載圓屋并遮五室矣

重屋上圓下方之制奈何按重屋見于考工記上圓下方見于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霤雨水于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于圓屋之下方屋（即四堂之背）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

納光也其每一方屋皆有四阿前阿水外霤後阿水內霤（內流在堂背與室之間必有溝水出四角此最古最大之中霤）而圓蓋之霤又流于四方堂屋之上也此乃大概爲說耳假使匠人爲之即可合丈尺而成之（堂崇一筵加以堂之棟宇重屋圓蓋之高約須通高今尺六丈有餘四堂縱橫方今尺二十丈四尺六寸）至于立柱立牆梁棟楹庋戶窗諸制古匠不傳難臆撰然逸周書之四阿復格重亢重即內階旅楹隄唐山牆等制甚詳知古時匠氏必有構造之法今雖不可考但使今匠爲之必有暗合古法者何也大段不錯小處不妨以意匠定之也（即如逸周書有旅楹之制考五室重屋四堂八

个非多楹不能成之旅者衆也陳也衆楹陳列于四方內外也詩殷武旅楹有閑襲其名也又逸周書有陛唐山牆之制今定白盛爲牆者釋名城盛也爾雅山如防者盛注曰陛防檀弓鄭注曰防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明堂之牆如何築造經雖無明文然由此可知四堂之背周圍有牆四堂左右亦皆有牆如防如城特有窗戶四達通明通路耳明堂位達鄉鄉卽窗也唐與陳同廣雅釋宮曰陳陛防也逸周書有內階之制今考九階皆在四外若由堂入室平行則無階矣爲有內階也意明堂亦如覲禮壇制有三成也或者堂一成由太廟入至四室之地爲二成由四室之地入至太室爲三成是以公玉帶明堂圖內有昆侖之名爾雅曰三成爲昆侖卽是也逸周書有復格之制說文格木長貌復格者其五室重屋入柱四柱之長者兩層相復乎逸周書有重亢之制亢與抗同高舉抗拒也意爲重屋中有兩重橫木在各柱之間者高舉抗拒乎逸周書有重郎之制郎與廊同或堂與室有兩重廊乎又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又有蒿宮之名云周德蒿茂大以爲宮柱學者哂其誕是也

但蒿柱誠誕而蒿宮之名則有自來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是蒿地卽郊地也曰蒿地者猶萊田也明堂曰蒿宮者猶之曰郊宮也宮宜在城內今在郊故曰郊宮郊宮卽蒿宮也乃求其解而不得造爲蒿可爲柱之說此皆秦時迂腐博士之所爲無怪拾遺記更衍爲十丈神蓬之說矣然若因此哂蒿宮二字之名亦誕則又非矣

程氏瑤田 釋宮小記述中雷云古初有宮室時不過爲窟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卽古棟宇之遺象古者明堂圜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歟此說明堂上圜下方之象最合然則太室重屋者最古最大之中雷之制也清廟者太室也若爲圓屋出于四堂之上則蓋茅輕穩禮

亦宜之四堂
用瓦爲宜矣

个之義奈何案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即作介个介相同即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考工記梓人爲侯侯有上兩个下兩个亦皆具旁夾之形即廟寢之東西廂東西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置饋于个而退是非明堂尚可襲名稱个何況明堂乎

戴氏震曰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此說則甚合其圖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圖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爲三以其中爲明堂太廟以東爲明堂左个即青陽右个以西爲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當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之形若以明堂爲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爲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所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

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祇一面向南之堂無東

西北三面之堂以月令爲誕妄不經非也閏月王居門中見於周禮豈十二月反不著王所居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此篇必在漢書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今皆亡矣呂氏大戴所采古禮必本于此餘詳余釋閏篇中若然者則無論九筵七筵尚不抵今大府之大堂豈成鉅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置且其圖分九筵爲五而平列五堂以五室居五堂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當有十筵室比堂多一筵斷不能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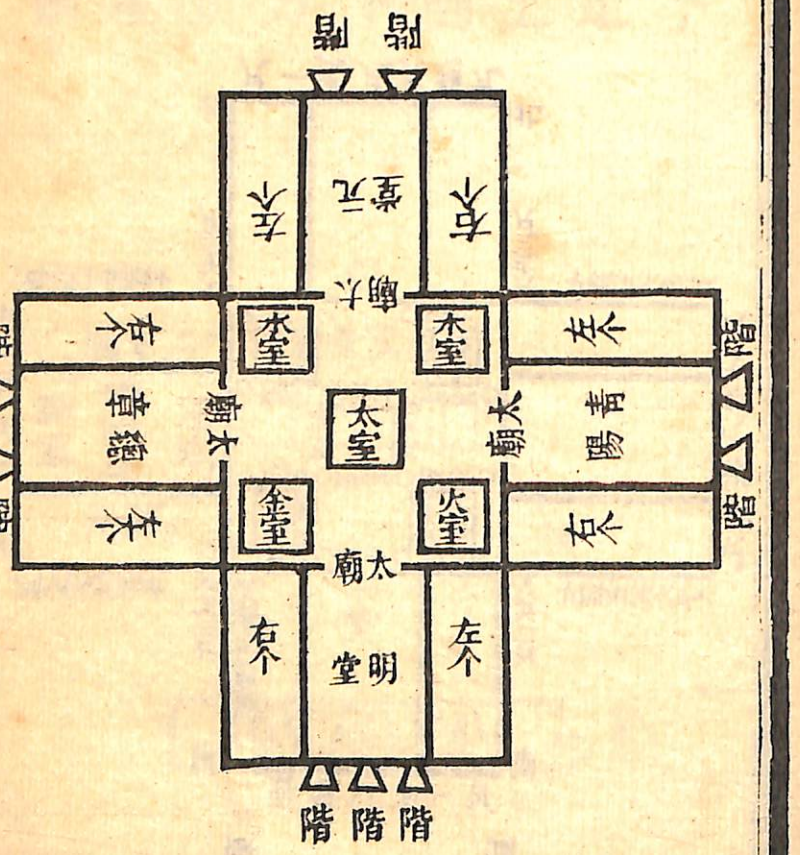
王平日所居聽政之路寢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卽月令之明堂有四堂八个重屋五室非城內廟寢也洛

誥周公之明堂卽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榜禮箋皆以覲禮後半段覲諸侯之地秖有門壇無屋遂謂明堂屋爲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壇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从宀無論矣禮古文亦加宀周書曰王入太室祼使無屋室王安所入覲禮後段爲門爲壇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卽東巡代岱宗之明堂亦必有由欲毀之自古惟屋若無屋而惟有壇齊王何聞明堂未聞明壇況考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確爲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寢當之無論逸周書明言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淸廟茅屋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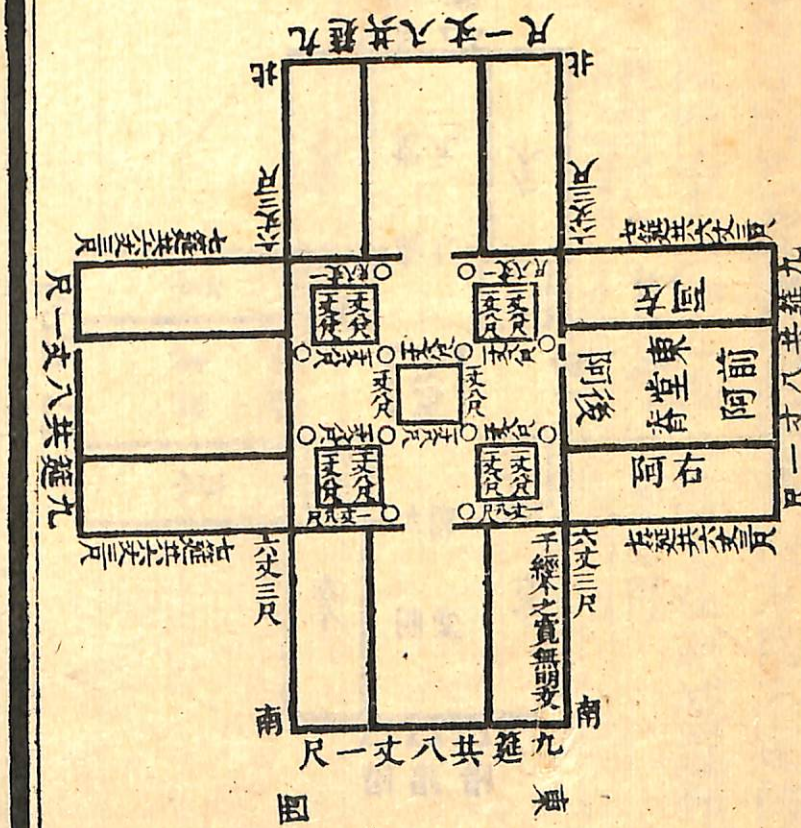
屋室皆在郊外不能指爲城內廟寢卽老工明言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復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矣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之室不同几爲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室也儀禮覲禮自篇首至于饗禮乃歸此前段乃諸侯覲天子于王都之正禮常禮也且歸則歸矣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壇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爲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是以祇立門壇全無堂室成王盟岐陽置茅蕝晉侯覲踐土作王宮皆其事也國語晉語曰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蕝設望表說文引作致茅蕝表坐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踐土朝于王所晉侯作王宮于踐土出入三覲此等覲禮當用覲禮後段門壇之禮後段之禮爲此等事而設也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覲禮行之朝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也否則堂堂王都巍巍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祇憑四尺之方明木乎然則此門壇者茅蕝之意也又鄭氏覲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後段門壇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國諸侯來覲則于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在近郊者則于明堂行之卽周公明堂位之禮也

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始用後段門壇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禮也後段言拜日于東門外者此門乃壇之東門非京師之東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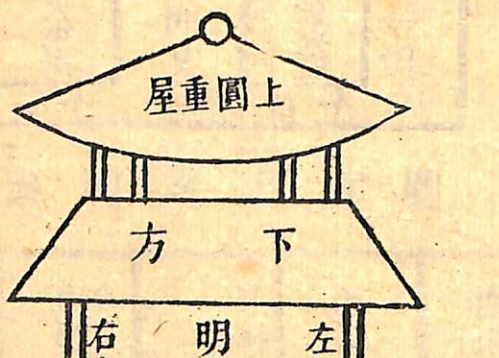
今定四面堂个廟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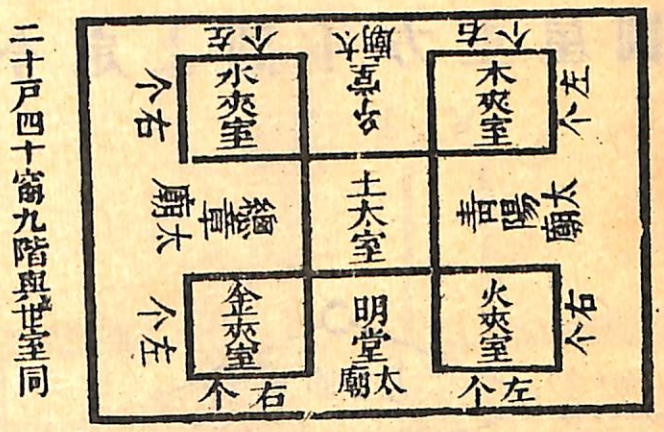
今定堂个室丈尺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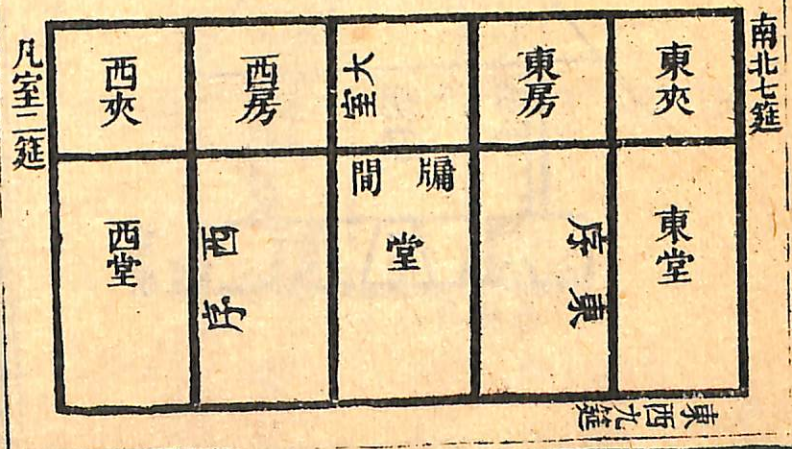
今定上圓下方重屋圖



戴氏明堂舊圖



汪氏明堂五室圖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幷清廟維清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末受命也末無也況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

誥治用陟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卽不能定爲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卽用二牛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

天也于是始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于是周公伻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幸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卽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騂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祼王賓亦咸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

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天于郊祀上帝于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于心未筆於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徹經義是以說此教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尚書洛誥曰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廸屢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廸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功廸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尚書疏及之而經義述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敉公功爲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即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

四方亂定弟二未字指克敉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卽克敉宗禮也漢讀未可畧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尚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卽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敉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
助祭以定天命即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

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
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用有成者即克敉宗
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
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繹詩書各
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繹詩文王
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
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即尚書之多士
我將之將即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即肇稱殷禮初
基也清廟即明堂維清即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
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

傳訓宗禮爲尊禮殊空也

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禮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爲始猶詩訪落之落卽洛洛誥之洛加艸爲落从洛起義義不專于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謂肇者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卽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白牡明矣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未卒四海行配天配上

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

尚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尚書無攝字而有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於此畧不省之不知成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於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蔀五十五年甲申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尚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月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漢以來未發之義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洛誥曰乃單文祖德

福案此兩文祖卽虞書受終于文祖之文祖後人解爲文王祖德失之矣蓋周之明堂卽唐虞之文祖史記堯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書注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卽此義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尚未立明堂之名猶沿古文祖之名至六七年制禮之後始有明堂之名也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此亦郊祀宗祀之古義也

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明堂已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

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即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即洛誥之宗禮功宗也

宗禮餘說

余既爲孝經宗祀即尚書宗禮之說矣餘意未盡茲復著之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即郊也禋于六宗即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句則至于南岳昌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柴字燔柴必有煙煙从火垔聲籀文歕从宀垔古文此皆與禋字同義故禋以柴煙爲初義絜精爲後義也故禋之籀文又作歕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配天帝也明堂宀內祀五帝即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者郊無宀

宗有宀此爲分別也周公初成明堂祇以文王配天而不及武王至五年冬成王始來洛烝祭歲禋祀文武用兩騂入明堂太室祼而不祀天帝此又其分別也武王殺紂不如湯放桀未盡善也故義士殷民多方多士不服未能受命此不必爲武王諱周公攝政若不來洛踐阼親行宗禮以收天下之心則天下必不保爲文武成王之天下此不必爲周公諱惟周公毅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且克敉宗禮之後始名宗曰明堂福案周公營洛邑時一則曰乃單文祖德再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一則曰宗禮再則曰功宗不似孝經直曰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此年周公尚未敢作禮樂未敢改立明堂之名不得不稱古名于諸侯多士之前後人因不知此即明堂而忽畧宗字也考工記曰周人明堂此周公歸政後之名也制禮作樂歸政成王退就臣位此所以爲孔子所心悅誠服者也豈新莽所能假託萬一哉蓋周公乃文王之子義士殷民心服后稷又心服文王服文王即服周公是以臣我監五祀攸服奔走臣我宗多遜故周公探其心之所素服者而收其心多方多士之心既收然後歸政于成王然後義士殷民亦不再反覆矣否則周公不踐阼于洛不敉宗禮多方多士義士殷民曰殺我天子者武王也成王武王幼子也能西東南北無思不服哉迂儒既諱周公之踐

阼復飾武王以受命進退無據皆非也

大雅文王詩解

余已謂大雅文王之詩皆周公宗祀明堂以後之事令福載入孝經疏矣惟說詩之義未顯傳箋亦有誤解茲復解示之曰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之建邦雖舊迨宗祀明堂基命定命之後天命又新非言新于文王在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說非此周公所以示成王及周士殷士之詩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者亦言文王令聞至宗祀時猶不已非生前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言文王穆穆陟降祭者敬其庭止也周士與文王孫子能同百世故文王在天亦寧也不但多周士而又有殷士祼將于京此指宗祀明堂臣多遜之後又至鎬京助祭也王之藎臣此王指成王藎臣兼周士殷士言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言明堂本是殷禮殷本宗祀先王配上帝惟因喪師故今周文王在明堂配上帝也儀

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宗禮克敉惟以文王之德爲儀刑萬邦始心服萬邦心服始可謂之新受天命也且上天之載雖無聲無臭之可尋然在帝左右之文王其儀刑萬方作孚則赫赫在上故曰於昭于天首尾相應也此文王之詩七章大義必合孝經尚書明堂宗禮之義觀之始大明白也此詩不及武王一字伐商之事別以大明之詩述之其旨微矣

咸秩無文解

書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兩言無文者謂無詩也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岐曰文詩之文章然則周公祀明堂之時但秩序祀禮仍用殷禮而樂則殷樂詩不可用周樂詩又未敢遽作故曰咸秩無文也周頌及文王之什等詩皆周公祀明堂歸政後在鎬京所作也

釋佞

虞夏書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而難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此佞字當訓材巧至商周之閒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虞夏商書三頌易卦爻辭皆無仁字仁字始見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故佞與仁相近尚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不似周末甚多分別也論語雍也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不知其仁始言佞異於仁鮮矣仁非絕無仁猶之孔壬異於不孔之壬也說文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左氏作佞夫公羊作年夫國語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皆仁聲之證也段氏謂小徐从仁聲是也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讇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屬文時當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書金縢曰予仁若考者言

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即佞也佞从仁得聲而義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縢之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孔子謂祝鮀之佞治宗廟即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省女字也金縢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史記以王發代元孫二字訓若爲如此言武王不如周公也上文曰予仁若考此考字當指文王若亦當訓爲如言周公如文王也此五句文勢相同一正一反緊相對屬不應下若字訓爲如上若字訓爲順也不應不若旦有所指之人若

考無所指之人也訓上若爲順則與下不若旦戾異矣史記魯世家明明以旦巧二字代予仁二字此巧字卽訓金縢仁字仁讀爲佞佞卽巧也非可以金縢考字越仁若二字代巧字也巧與考本可假借但此處考字實指文王非巧字之假借江氏聲尚書集注以巧字抵考字而訓之又知經中仁若二字無著遂謂仁若二字爲衍非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謟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佞屬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左傳成十三年寡人不佞成十六年諸臣不佞昭二十年臣不佞國語魯語寡君不佞晉語吾不佞皆訓才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喜口謟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謟不口給之君子乎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虞夏時尚無仁字何有佞字惟有壬字任字耳其言壬任者乃巧言令色之人自謂能堪重事而績終不成其惡在力不能任而以巧言令色妄任之遍考羣經壬字任字無惡訓孟子尚以爲伊尹之聖矣孔壬者甚自負任也而難任人者不輕易用自任之人也爾雅之允任壬佞也此佞字尚是周初高材之義非惡義使允爲惡則惇德允元又將何說乃漢人說尚書者一概以周末之佞義釋虞夏周初之壬任字恐非也又孫氏星衍古今文注疏云此兩不字當讀爲丕皆語詞事鬼神者謂生而主其祀事非謂死而事之

釋來

來者麥也象形自當以麥爲本義來至假借爲後義

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凡來之屬皆从來詩曰貽我來麰據此來爲瑞麥則麥爲常麥義在前而來爲瑞麥義在後矣然麥从夂其字由來孳乳而生之來文也麥字也倉頡造字來先麥後不得云周始有此瑞麥也況虞書曰鳳皇來儀已有來字是來字明爲倉頡所造唐虞以前有此文卽有此物天所來者當始於黃帝之時而后稷武王時又來耳二麥一夆實爲不常有之瑞麥嘉慶初年嘉興會出此麥傳示至蘇州錢辛楣先生見之作文記之以解二麥一夆之象矣

左傳引康誥解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棐大戾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以上經傳三條義似相反周公康誥之

語甚嚴有刑無赦之文而曰季苑何忌之語甚寬有不相及之文自孔穎達以下皆未得其解竊謂康誥之意謂父雖不慈而子則孝子雖不孝而父則慈弟雖不恭而兄則友兄雖不友而弟則恭如此則可偏罪之不相及若茲父子兄弟交相大亂則應用文王法刑無赦翫兄亦不念亦字則交亂之意可見左傳之語乃古人括康誥之大義而說經也左傳中引詩書而爲說者甚多或疑左傳爲康誥逸文非也康誥整齊必無逸文卽有逸文亦不至語甚相反且不相及也文辭亦不類周書周書內豈有相也二字乎又王充潛夫論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後漢書肅宗本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鄭志趙商問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此皆漢人用左傳說康誥之義非專引康誥文也

釋訓下篇

余于釋訓篇言順訓二字常相通借又于詩得義同字變之例後人不知每每兩解失古人本義如昔所舉褒姒威之進退維谷之類是也癸未冬適雷州偶

于肩與中憶抑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知此亦義同字變也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詩人變其字爲順以書之也抑詩無競二句乃引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順卽訓也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左傳哀二十六年詩四方其訓之唐石經岳本俱作順蓋左氏本作順順訓無異也夫曰告之話言此明是我以言訓之也訓之卽誨諄諄用爲教也順德之行之德行卽有覺德行之德行也詩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卽上柔字上柔爲剛柔之柔下揉爲揉之卽左傳吾且柔之之柔加手變字也周人以詩說詩自抑始詩之訓詁傳自孔子故有物必有則始詩之考證自孟子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始又禮記坊記君陳曰女乃順之于外順亦訓之假借字宋人以爲諫順且笞成王失言此不知僞古文及假借也

釋敬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苟从攴苟篆文作荀音巫非苟音狗也苟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

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虞翻易逸象曰乾爲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日邁者日乾乾也周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至于孟子論性有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年老之人久勞于事養神之人不勤于學皆樂於安佚或知安佚不可爲訓也于是有立靜之一字以爲宗旨者非也惟聞孔子閒居未聞孔子靜坐惟聞孔子曲肱而枕孟子隱几而臥未聞孔孟瞑目而坐惟聞禮君子欠伸侍坐者出未聞君子瞑坐侍者久立蓋靜者敬之反也年衰養神者每便于靜乃諱其所私便而反借靜字以立高名則計之兩得者也雖然年老之人必不能如强壯者終日肅勞矣或推古人養老之義少安之可乎然孟子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終當以苟支節之也此節性之一端也

雲南黑水圖考

禹貢黑水有二一在雍州一在梁州名同而地異甘肅黑水相隔遠非色黑阻斷不能通蓋黑水亦晦黑之義海晦也故四海之稱皆荒遠晦黑之義禹貢之黑水亦皆荒遠晦黑之水之通名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此以東北華山西南黑水定梁州之域此句經文顯朗可據故梁州之域必遠包滇池黑水以南始合經文若以今瀘水當之則梁州祇有四川不包雲南矣淮海揚州一海字遠包閩越猶此黑水二字遠包雲南也且瀘水即金沙江即江水之上游導江雖自岷山岷山以上禹時未曾別名黑水猶

之導河自積石積石以上未聞不名河而別有名也故華陽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即是導黑水入南海之黑水此水近在滇池之南梁州之域可見矣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此經文三句朗如日星求入南海之水于滇之南今有三焉南盤江由粵西至粵東入海禮社江由交阯入海瀾滄江由南掌入海此三大水既入南海安得不謂之黑水而反以不入南海之瀘當之乎吾固曰求導水之黑水不可得當于入南海之水求之求三危不可得雍州三危與導水三危亦名同地異當于入南海之水上游求之求華陽黑水之黑

水不可得即于經文入南海之黑水合之然則今滇南入南海三水上游之間廣南開化臨安普洱順寧永昌六府非所謂三危歟考梁州黑水者自漢以後言人人殊予惟以經文定經文餘不必辨矣又滇省城東北十餘里有黑龍潭潭上有龍王廟唐梅在廟東坡上此潭廟甚古莫知其始漢書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余謂今滇池上之黑龍潭廟非即古華陽黑水祠歟或者潭東唐梅宋柏之間今之三清道宮即漢祠故址而潭北龍王廟即神祠所遷降者歟滇池與南盤江禮社江切近百里前漢有黑水祠禮亦宜之



中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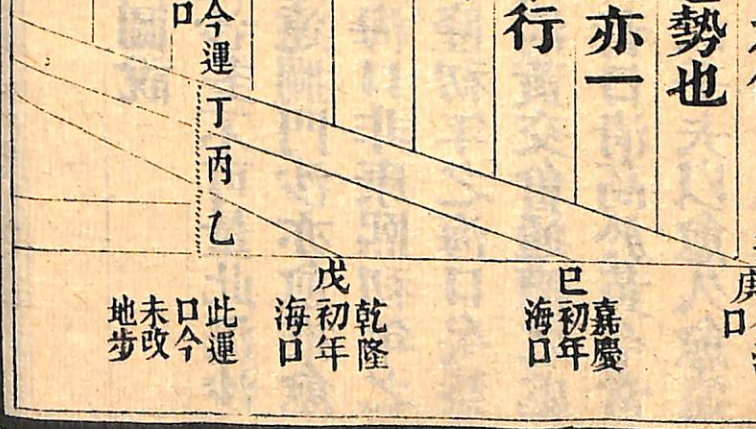
中庸爲子思所作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似中庸篇之大義已止于此自鬼神之爲德已下似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敢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學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之微詞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于中庸篇之後以授于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二經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微詞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尚得之于古禮說耳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說當傳之子思漢志中庸說當與鄭說同

學經室續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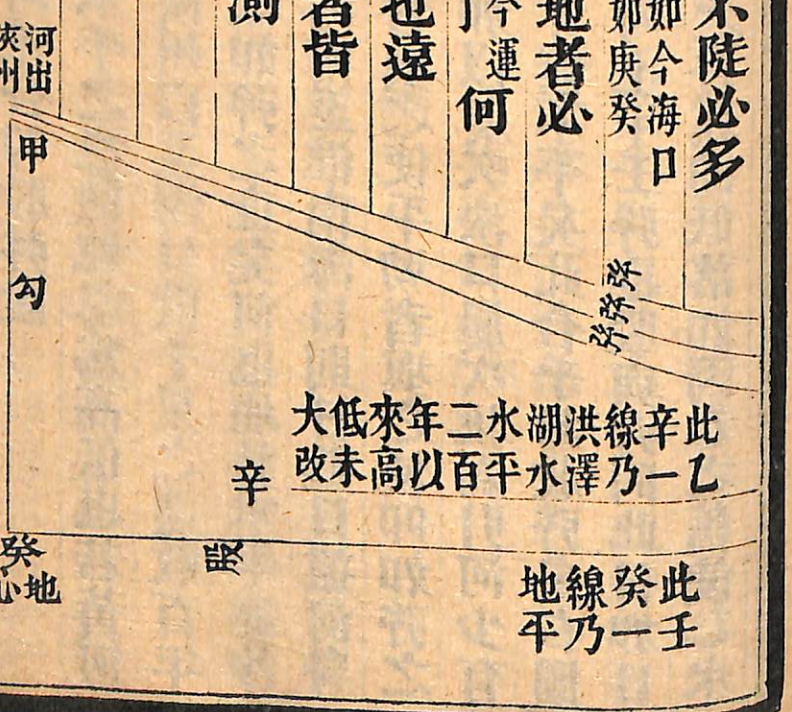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黃河挾泥沙入海一歲之中泥沙多不可量此泥沙積墊於海口愈積愈多愈墊愈遠攔門沙亦愈推愈遠蓋必然之勢也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慶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蓋遠數百里矣今又三十餘年而清黃交會通漕之處則未尺寸移故地也然則運口昔日清高於黃今常黃高於清者豈非海口日遠之故乎夫以愈久愈遠之海口行陝州以東之黃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

里逐步無不日加日高低者墳之使
平坳者墳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勢也
而湖水之堰則不能再加高此亦一
定之勢也如此而欲數千里平行
之黃水獨在徐淮一帶獨自刷
使深而且低再仰而出於海口
竊憂其難矣譬如樓梯斜下十
三層梯脚占地一丈如乾隆初海口今運口丁丙乙
其第十層離地高三尺如戊癸
如運口乙今於梯脚接添三層爲



十六層使梯勢不陡必多
占二尺餘地矣如今海口如庚癸
是其第十層離地者必
加高尺許矣如今運口丁何
也梯脚占地遠也遠
之一字今言河者皆
未言及私心揣測
聊爲圖以觀之
道光七年記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弥說

凡水行於山石不平之地隨地形爲高低也若黃河出陝州之後由陝州以至海口數千里之遠數百年之久必平無高低如弥之直矣何也地勢本平而沙塡又久也故自河南至淮南海口則日墊日遠河身必日加日高低者塡之使平坳者塡之使仰如弥之直如準之平矣加以屢次決口屢次挑爲引河少有丈尺之高坳者亦無不平矣此合乎勾股弥矣右圖癸庚股也甲癸勾也甲壬弥也股與弥同此日加日長而獨欲使丁之弥屈曲低落如丙乙之舊使乙水仰出於庚此斷斷不能之勢也此理易明人所共曉尺幅之間此理此數數千里之遠亦同此理同此數也蓋測天測地未有勾股直而弥曲者亦未有大股已加長改位而弥不加長改位者如戊改庚乙改丁

擬儒林傳稿凡例

一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强爲分別殊爲褊狹

國朝脩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爲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歧致有軒輊

一各儒以
國初爲始若明人而貳仕於
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
一
國朝百餘年來
聖化所涵學人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
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掛漏如同館諸友
所見者不妨酌補
一次序以顧棟高爲始者因
高宗純皇帝諭辦儒林傳奉爲緣起也此外則以年
分相次
一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
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方登
此傳是以多所褒許以見我
朝文治之盛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
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
各句雙注將來進呈
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
一唐曹憲在隋曾爲秘書學士唐貞觀中以宏文館
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政大夫入唐書儒林傳元金

履祥當宋末襄樊兵急履祥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莫能用元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入元史儒林傳

欽定續通志儒林傳熊禾宋咸淳進士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胡三省宋寶祐進士入元不仕馬端臨宋丞相廷鸞子蔭丞仕郎宋亡入元不仕皆蒙欽定列入元代儒林傳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爲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

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

四庫列爲

國朝之書

四庫全書提要內多褒其書以爲精核今列於儒林傳中而據實書其在明事蹟者據列代史傳及欽定續通志例也

一

國朝脩明史儒林傳末列孔顏曾孟傳者用史記孔子世家例也曾孟程朱後人有名而多著述者未得其人應俟加訪

一滿洲蒙古漢軍凡有學行者大約皆已登二品以

上其官職未顯者甚少然亦必有其人此傳已專屬編修陳公傳經采訪撰集矣俟爲補入

一傳中事蹟年月恐有舛錯文理序述不免差謬仍乞館中諸友詳加校對始爲定稿元匆匆交出實未及細審不可恃也

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出前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稿

集傳錄存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四庫書提要詞林典故）充明史纂修官以葬親假歸得瘅疾遂不復出（蕭山志）奇齡少頴悟明季避兵其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盛唐西河先生傳）已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讐流寓江淮間失其稿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官記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閏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四庫書提要盛傳西河經集凡例）暨在史館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

呈

聖祖仁皇帝善之

詔付史館（盛傳李天馥西河集序）歸田後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篇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虞干侯諸家旁通卦卦變卦綜之法是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提要）先是奇齡官翰林時康熙乙丑會試為同考官分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盛傳至是乃就經文起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亦多精核（提要）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盛傳經集凡例）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亦多所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皆援據古本力傳後儒改經之非持論甚正（提要）奇齡之學淹貫羣書所自負者在經學數稱東漢人行誼謂足見人眞性情紹興府志）惟好為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

力反其詞如古文尚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則力辨以爲眞遂作古文尚書冤詞又刪舊所作尚書廣聽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璩而周禮儀禮奇齡則又以爲戰國之書至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如此提要故不得爲醇儒沈德潛別裁集小傳奇齡素曉音律其家有明寧邸所傳唐樂笛色譜在史館時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及在籍聞

聖祖仁皇帝論樂諭羣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奇齡迎

駕於嘉興乃以樂本解說二卷進　呈蒙

諭獎勞

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

行在

賜御書一幅是時奇齡已歸蕭山故居越數年卒於

家年九十有四無子以兄子遠宗嗣盛傳蕭山志遺命勿輯文集沒後其門人蔣樞編輯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　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部奇齡弟子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邵廷寀等著錄者甚衆李塨最知名廷寀塨自有傳見本集及四庫書提要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嘗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也四庫書提要

沈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以明道爲己任入劉宗周證入社會講歸而闢姚江書院與同里曾宗聖史孝咸講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初山陰祁彪佳與國模善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憝數人會國模至欣然以告國模曰亦聞曾子哀矜勿喜乎彪佳後嘗語人曰吾每慮囚必念求如孝咸字子虛繼國模主姚江書院醇潔之士多歸之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沈史歿書院輟講十年縣人韓孔當繼之孔當爲國模弟子餘姚學人又有邵曾可者師事孝咸爲學專提致知思復堂集居易齋集紹興府志又有勞史者字麟書躬耕養親夜則披卷莊誦慨然發憤以道

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禮錢塘桑調元餘姚汪鑒皆史門人調元雍正十年進士工部主事講學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史所著也調元所自著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有孝行人呼爲汪孝子（陔甫文集　四庫提要　林居集）

談泰字階平江寧舉人官南滙縣訓導泰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城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譜劉宋武帝五年天正冬至又著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晷天官書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縵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積實祖沖之蒯法辨蒯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說五服經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事（江藩談階平遺書敘錄）

桂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馥與歷城周永年同置籍書園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於其中取許愼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著札樸十卷晚學集

錢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鐙桐城人（提要）與嘉興魏學渠交最深（嘉興府志）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撰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益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易學提要）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

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學提要）澄之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之次子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輯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數度衍提要）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提要）以智博極羣書撰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窮源遡委詞必有徵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

然愼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初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通雅提要中通承其家學數度衍提要故爲博識小識提要又撰浮山文集本集中通弟中履亦撰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弇陋釋疑提要朱鶴齡字長孺又字愚庵吳江人前明諸生四庫書目尚書埤傳提要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四庫愚庵集提要入

國朝屏居著述王光承愚庵集序與顧炎武友炎武以本原之學相勗始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愚庵集與吳漢槎書鶴齡著愚庵詩文集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足踐其土口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訕詆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誖也其愚亦甚其言蓋指

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四庫愚庵小集提要鶴齡所著經義有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尚書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長箋作於胡渭錐指之前不及渭書而旁引曲證亦多剏獲讀左瑕瑜並

陳不及顧炎武惠棟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間於國朝惟用陳啟源說陳啟源實與之參正焉陳啟源字長發鶴齡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爲唐以前專門之學四庫提要

臧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沈默拜經日記許宗彥序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日記王念孫序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譌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見遺書皆有補於經王念孫序其輯子夏易傳辨此傳爲漢韓嬰所作非卜子夏見遺書庸弟禮堂以孝聞大學士朱珪稱之早卒朱珪知足齋文集著說文引經考二卷

閻循觀字懷庭少孤其學奉程朱爲宗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於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吏部考功司主事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及尚書春秋說四庫提要閻集韓夢周墓志又二林居集時濰縣

劉以貴梁鴻翥膠州法坤宏安邱張貞益都李文藻濰縣韓夢周皆以學行聞韓夢周字公復乾隆丁丑進士知來安縣刻意濂洛關閩諸儒之書著理堂文集

汪紱江永同縣老儒一名烜字雙池嘗貧困江西景德鎮畫盌傭焉紱博極儒經而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因陸隴其著有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雖考禮未深然亦多得經意可與隴其書並存紱又著禮學逢源儒先晤語周易詮義禮記章句四庫提要及汪氏遺書尚書詮義詩經詮義四庫詮義春秋集傳樂經律呂通解朱筠集墓表金榜字檠齋歙縣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翰林院修撰詞林典故養疴讀書不復出卒於家榜師事江永治禮宗鄭康成宋獲舊聞摭秘逸要著禮箋十卷五十八年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爲三卷寄朱珪珪序之以爲詞精義嚴見本書榜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姚鼐序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見本書

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光祿寺卿鳴盛少與惠棟錢大昕講經義訓詁必以漢儒爲宗所撰尚書後案三

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非盡虛造者間亦取焉潛研堂文集

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蛾術編一百卷西莊詩文集二十四卷見本書

丁杰字升衢歸安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寧波府府學教授肆力經史考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讐于胡渭禹貢錐指摘誤甚多開四庫館朱筠戴震皆延之佐校杰所著有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酉山房文集許宗彦丁杰傳陳鱣丁杰墓志銘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章學誠文史通義施朝幹一勺集著易象大意四庫提要大椿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府志一勺集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裒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一勺集弁服釋例序五十四年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二大椿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文史通義一勺集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已無愧古人汪廷珍序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文史通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一勺集大椿初欲薈萃

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縮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已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文史通義時

江北學者李惇劉台拱汪中皆繼起汪中述學李惇字孝臣高郵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篤內行治諸經於詩春秋尤深晚通天算府志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丹徒縣訓導幼見王懋竑朱澤澐之書始孳程朱之學以道自繩書數音韻天文律呂名物理義理莫不窮考冥搜事親以孝養遭二喪蔬食四年著論語補注

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經傳小記及雜文共編爲遺書四卷三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見劉氏遺書又朱彬行狀王昶春融堂集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孫星衍汪中傳餘見述學內外篇府志

孔廣森字衆仲又字撰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戶部主事繼汾之子孔氏大宗支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躭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

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儀鄭堂文序）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孔氏大宗支譜）廣森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儀鄭堂文敘錄）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義條記）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烏乎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讖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煨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

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衎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皐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

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興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三傳率摭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

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畧而詳當詳而畧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畧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弒亹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畧其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

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唯趙汸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郯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意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

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殽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皆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談弒之迹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

統曰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慈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弒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思出謀發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蚤已放流之竄殛之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鄭貶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

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含賵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暈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

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荀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爭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郯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興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弟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胙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

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殷之弒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殷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殷也賊及君義屬殷則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既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

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癰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妥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頂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成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

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浤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

顧云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謚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譌率臆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强殊鼻我於快而季

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賢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畧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固

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公羊通義）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疋言六卷經學疋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著儀鄭堂駢儷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儀鄭堂文序）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即爲童子師

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六年散館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大雲山房文集）所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昔惠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虞氏易義序）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惠言傳虞氏易即傳漢孟氏易矣孤經絕學也（定香亭筆談）惠言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畧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

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唯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沈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摶以意

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

大清有天下元和惠棟始考古義孟京荀鄭虞氏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无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學既世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

者十餘家然唯鄭荀虞三家畧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見本序惠言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諸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惠言修學立行敦禮自守人皆稱敬之見儀禮圖序鄉會兩試皆出朱珪門未嘗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珪潛察得之則大嘉故屢進達之而惠言亦斷斷相諍不敢隱惠言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爲文又效韓愈歐陽修善篆書嘗奉

命詣盛京篆

列聖加尊號玉寶人雲山房集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弟子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儀禮圖序

孔興燮字起呂至聖六十六世孫也世居曲阜年十三嗣其父衍植封爲衍聖公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允山東撫臣方大猷之請

飭官崇祀復衍聖公及諸恩例衍植因乘傳入覲
上遣官迎勞於邸第給餼廩甚厚
陛見班列閣臣上
賜茶及宴
恩禮有加仍
命以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二年
賜三臺銀印四年冬十二月辛巳卒
遣官祭凡九
諭工部給資營家五年子興燮襲爵興燮少凝重端
立臨事剛果有器識日以恪守先祀爲心闕里經明

季之亂廟廷圮壞禮樂殘缺凡衍植所未經修復者
胥新作之七年晉太子少保八年晉太子太保
賜清漢文三疊銀印九年十七年
世祖兩臨辟雍皆應
召率族人陪祀
賜賚優渥康熙六年冬十一月甲子卒
遣官賜祭葬如例子毓圻字鍾在襲封年甫十一初
入覲
召對瀛臺進退儀度悉如成人八年夏四月
聖祖仁皇帝臨幸太學如例陪祀禮成

昭聖太皇太后召見宮中
賜坐垂問家世
命宮人授茶及克食出內臣送至宮門外傳
懿旨諭從官善輔導之嘗預朝參退
上命由御道行其荷
寵眷之隆如此十四年晉太子少師二十三年
聖祖東巡還過曲阜釋奠如孔林毓圻因以擴林地
置守衛請
特命賜地十一頃有奇除租賦設百戶一員秩視衛
守備二十八年疏請重修聖廟

上特旨允行並
賜毓圻詩書禮樂匾額四十年
賜毓圻長子傳鐸二品服五十二年
召第五子傳鉦入監讀書六十一年
賜蔭一子五品官雍正元年
册封孔子以上五代皆爲王爵建立崇聖祠詣京師
謝
恩旋臥病卒於京第
諭遣內大臣奠茶酒三品以上漢官會弔及櫬歸
特命皇子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再奠茶酒行人司司

正護送馳全驛歸葬諡恭慤

世宗憲皇帝聖製碑文曰朕惟國家禮重尊師必顯庸夫後裔誼隆眷舊宜誕沛乎殊榮稽奠典以易名樹豐碑以示邺所以廣皇仁彰聖教也爾孔毓圻族高東魯系本素王秉性樸誠荷天家之雨露持身謙謹奉闕里之烝嘗勤職守於五十餘年承統緒於六十七世朕誕膺寶祚篤念前徽晉五代之王封昭千秋之祀典爾感恩入謝忽遘沈疴奄逝遽聞良深軫惻既厚飾終之禮復加論定之名素履允符曰恭曰慤於戲溯泗水之淵源天章永煥望嶧山之峻峙雲碣常新爰示寵施垂於無斁不亦休哉復

命葬曰立碑曰加祭各一次皆異數也毓圻以弱齡承籍先澤志殷報稱故自少至老敦率禮義倡明教學以風俗人心為已任工擘窠書兼通繪事著恭紀聖祖幸魯盛典四十卷蘭堂遺藁二卷子傳鐸襲傳鐸字振路性恭謹和厚喜讀書工文詞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熟於三禮廟堂器物悉加釐訂又精律吕書嘗謂審律在得中聲雍正二年

世宗憲皇帝幸太學釋奠例陪祀以足疾辭拜跪特命次子繼溥代行禮是年六月癸巳孔廟災引罪

疏入
上遣官慰問尋
命大臣督工興建並
允增樂器庫值房諸處
賜傳鐸欽承聖緒扁額七年頒
世祖聖製人臣儆心錄
聖祖聖製文集詩經春秋傳說彙纂周易折中性理
精義朱子全書資治通鑑綱目古今圖書集成歷代
紀事年表四朝詩全唐詩律歷淵源音韻闡微萬言
廣訓及

聖製朋黨論周易本義義例啟蒙附論日講四書易
經書經解義性理大全淵鑑古文康熙字典淵鑑類
函繹史佩文韻府凡二十七種俾藏闕里九年以病
傳爵於長孫廣棨十三年夏四月傳鐸卒
賜祭葬如例著三傳合纂十二卷禮記摛藻一卷恭
紀
世宗修廟盛典五十卷讀古偶志一卷安懷堂文集
二卷申椒詩集二卷繪心集二卷盟鷗草一卷古文
源二卷長子繼濩字體和年二十三卒以子廣棨贈
衍聖公廣棨字京立好經術嫻禮儀雍正九年襲封

明年以林工告歲卒族人入謝蒙
諭曰至聖先師後裔當存聖賢之心行聖賢之事一
切秉禮守義以驕奢爲戒且爾年尚少尤宜勤學讀
書敦品勵行不但爾一人凡爾同族之人皆當共相
勸戒共相砥礪爲端人正士爾等果能遵朕訓諭學
問日進品行純謹不隳家聲卽所以報國矣廣榮頓
首謝出
賜予甚優仍依故事宴於禮部歸益勵志於學顏其
所居堂曰念典示弗敢怠也乾隆三年
高宗純皇帝臨雍如例入京上言元聖後裔東野氏

既蒙列於五經博士而周公實先師之所誦法其後
人不得與觀禮之列殊所未安請一體陪祀得
旨允行時初行耕耤禮成進恭紀
親耕耤田頌
視學大禮慶成賦各一首四年秋祝
釐入京
特命侍仲秋經筵班聽講明年秋再預因奏請著爲
令
從之六年奏列曲阜知縣孔毓琚不職狀毓琚亦訐
以數事勘有異辭

詔原勿問而毓琚抵罪如議八年春正月辛酉卒
賜邮典如例著敏求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外集一
卷子昭煥襲昭煥字顯文乾隆十三年
上幸魯釋奠酹酒孔林並
賜聖製詩以榮之又
賜聖製樂善堂全集日知錄說唐宋文醇十三經廿
二史明年
頒清漢篆文一品三臺印十五年
賜聖書孔子廟碑文墨寶後屢因
南巡幸魯皆不次舉

賜墨寶圖籍不勝紀四十一年平定金川
遣官告林頒賞詣京謝
恩荷
寵以郊勞禮
特命攜子入紫光閣宴
恩遇之盛前古未有也四十七年上疏乞休秋八月
卒子憲培襲憲培字養元四十九年
駕幸闕里
溫旨慰諭訓誨讀書
賜聖製詩釋奠禮成

賞賚有加明年
幸太學
頒賜厚渥五十五年
幸魯還屆
八旬聖壽先後
賞賜倍渥五十八年冬十一月卒無嗣遺疏以弟憲
增子慶鎔爲嗣襲封如初闕里志
孔繼涵字體生毓圻之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戶部
雲南司主事篤於內行墓志銘與戴震交於天文地志
經學字義無不博綜墓志銘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
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及水經釋地紅
櫚書屋詩文集墓志銘
顏光猷光敏光敷並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光猷字
秩宗康熙十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刑部郎中河東
道鹽運使著易經說義光敏字遜甫康熙六年進士
吏部考工司郎中明律歷句股之數著未信編家誡
樂圃舊雨堂詩集南行日記光敷字學山康熙二十
七年進士翰林院檢討提督浙江學政光敷莊重苦
志讀書好沈思清操訓士士感之顏氏族譜龍灣戶李克敬曲阜三顏公傳

常生案
家大人昔撰儒林傳一百數十人乃集各書而成將成時即出京總督漕運後史館中據此爲底稿畧刪數篇其不刪之人于篇句中亦有所刪然不刪者皆已定爲儒林傳傳爲史館文即不得刊入私集至于已刪者即非史文不妨削去儒林之名而收入私集故今檢稿集錄爲一篇收入學經室續集又案漢書傳經皆著傳經各氏如易有施孟春秋有嚴顏是也漢易荀氏虞氏之學唐以來鮮有傳授至惠氏始治之及張氏惠言始專治虞氏而大明之漢春秋公羊氏唐以來亦鮮其傳至孔氏廣森始專治而大明之故錄其序語爲表章絕學計也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并續題名碑記

兩廣總督若明韓雍王守仁皆駐兵廣西梧州而廣東肇慶廣州皆有行臺嘉靖四十三年總督吳桂芳因東事重於西事始移駐肇慶以行臺爲署握各營勁兵爲兼顧之計誠據形勝也我

大清乾隆十一年總督策楞始常駐廣州以廣州之行臺爲督署肇慶之署爲行臺臺中久無居人堂室朽壞數十年來更全傾圮元來此皆瓦礫場惟石獅碑礎僅存矣近年廣東全海肅清內地安豐廣西邊徼亦皆綏靖元屬以簡閱東西官兵往來肇慶止宿於閱江樓上念此間爲兩省扼要地總督暑雖移而兵不可移各營將尚皆有署乃總督於城中無一椽非政體道光五年於舊基重建行臺惟立門屏兩重

堂室兩重取可以校武暫駐而已無多構也復於堂西開馬射之埒階上設步射之序階下可練小隊東南建帥字旗修復城南礮臺庶幾體制得宜而往來均便且重兵所在當務其本也堂前題名碑自乾隆九年後未續刻妥書列之以續前而開後焉阮元記

那蘇圖 滿洲鑲黃旗人由閩浙總督乾隆九年任 **策楞** 滿洲鑲黃旗人由廣東巡撫太子少傅乾隆十年任 **碩色** 滿洲正黃旗人由河南巡撫乾隆十三年任 **陳大受** 湖南祁陽人進士由吏部尚書太子太保乾隆十五年任 **阿里衮** 滿洲鑲黃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十七年任 **班第** 蒙古鑲黃旗人由兩江總督乾隆十八年任 **楊應琚** 奉天正白旗人廕生由山東巡撫乾隆十九年任 **陳宏謀** 廣西臨桂人進士由江蘇巡撫乾隆二十三年任 **李侍堯** 漢軍正藍旗人廕生由廣州將軍乾隆二十四年任 **蘇昌** 滿洲正白旗人監生由兩湖總督太子太保乾隆二十六年任 **李侍堯** 由雨湖總督太子太保內大臣乾隆二十九年再任 **楊廷璋** 漢軍鑲黃旗人監生由工部尚書乾隆三十年任 **李侍堯** 由武英殿大學士昭信伯乾隆三十二年服滿回任 **楊景素** 江蘇江都人監生由山東巡撫乾隆四十二年任 **桂林** 滿洲鑲藍旗人廩貢由四川提督乾隆四十三年任 **覺羅巴延三** 滿洲正紅旗人生員由山西巡撫乾隆四十五年任 **舒常** 滿洲正白旗人由兩湖總督乾隆四十九年任 **富勒渾** 滿洲正藍旗人由閩浙總督乾隆五十年任 **孫士毅** 浙江仁和人進士由廣東巡撫乾隆五十一年任 **福安康** 滿洲鑲黃旗人由大臣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乾隆五十四年任 **長麟** 滿洲正藍旗人閩浙總督乾隆五十五年任進士由浙江巡撫乾隆五十八年任 **朱珪** 順天大興人戊辰進士由廣東巡撫乾隆六十年任 **覺羅吉**

慶滿洲正白旗人由浙江巡撫嘉慶元年任倭什布滿洲正白旗人由山東巡撫嘉慶入年任那彥成滿洲正白旗人已酉進士由陝甘總督嘉慶十年任吳熊光江蘇昭文人休寧籍舉人由直隸總督嘉慶十年任百齡內務府正黃旗漢軍壬辰進士由山東巡撫嘉慶十四年任松筠蒙古正藍旗人由兩江總督嘉慶十六年任蔣攸銛鑲藍旗漢軍甲辰進士由浙江巡撫嘉慶十七年任阮元江蘇儀徵人已酉進士由太子少保兩湖總督嘉慶二十二年任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廣東英德清遠兩縣峽江爲各省通行之要路自宋嘉祐六年轉運使榮諲始開峽山棧道明嘉靖四年府判符錫曾修十五年兵備道吳憲復加修治

國朝康熙初元平南王重修歷今百有餘歲無圮極矣行旅負繩之人陟傾崖緣危棧援竹木厲水石莫不履險而畏其隕也道光五年元議修通之乃於閱兵韶州時往來親督勘丈于三百七十餘里之中分爲南中北三段南段自清遠縣白廟起至英德縣細廟角止元牽鹽運司翟公名錦觀督鹽商治之中段自英德縣大廟峽起至新旺汎止上駟院卿督理粵海關達公名三達牽洋商治之北段自英德箭逕山起至彈子磯止廣東巡撫成公名格成牽南韶連道衍公名衍慶治之凡平治道路二萬四千四百餘丈修造橋梁

一百四十五處鑿厓石疊棧級伐竹木六年秋工始畢用銀四萬九千兩有奇每年冬查勘修補一次以爲例時元將往滇池書此以記其歲月工段待後人視此程式耳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公諱閻字苑西號蘭汀江都人贈榮祿大夫浙江巡撫乾隆癸酉舉人閩大田令梅谿公第五子也梅谿公父諱文璉爲高郵大學士王文通公之孫壻蘭汀公繼配亦文通公之元孫女也公幼秉祖父詩禮之教敦孝弟之行補江都學生屢試高等補廩膳貢成均善屬文尤長駢體亦善行楷書與兄霏崖公并以詩翰名于時年五十有四卒詩載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元配吳安人早歲卒繼配王安人有大家禮範以勤儉相夫生子悅曾怡曾悅曾有痼疾怡曾幼得母教讀書能文補江都學生復祖父之業孝養節母援例受州同知職故公例贈儒林郎配例贈安人王安人壽七十族戚共稱簡爲祝遽以疾終道光五年冬卜合葬於揚州西山添丁橋北左之原阮元爲公外甥怡曾屬元表墓公生於乾隆己未年卒於壬子年吳安人生於乾隆辛酉年卒於甲午年王安人生

於乾隆丙子年卒於道光乙酉年怡曾生子榮慶華慶富慶

平樂府重建

至聖廟碑記

平樂府治背山面川峯巒秀發宋元學宮在城外明遷城外鳳凰山麓

國朝順治康熙再修建百餘年多就傾朽道光二年知府唐鑑倡議重建知縣常煜佐之于是各邑紳士奮興從事鉅工乃集改舊正殿爲大成門而升建正殿于後山高處是以基廓而地爽輪奐崇焉大成殿崇三丈七尺有五寸廣六丈輪四丈五尺臺廣三丈九尺輪三丈六尺兩廡崇丈八尺左名宦祠右鄉賢祠改舊尊經閣爲崇聖祠左尊經閣右昭文閣以舊啟聖祠爲明倫堂泮池門壁皆徹新之道光三年工既成九月壬午奉　聖賢主入廟元適以簡閱官兵來西省丙戌至平樂官士以修廟事告元入廟拜瞻敬且喜焉夫修建

至聖廟乃官吏紳士職誼當爲之事無所爲譽惟是時

天子承平敷政四海乂安兩廣疊出三元會元狀元

科名鼎盛元之至此官稱士民之安仁而好義士民愛戴長官惜其去也留之思之自元發兵搜山賊之後各邑民能以保甲自聯安靜無警連歲農田豐熟是可慰矣今而後文官廉明以養民武官治兵以衛民士讀經史敦孝弟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凡事皆當質諸廟中　聖賢而不悖以明其道豈以新廟翼翼而計其功哉官士請記其事爰書付紳士汪呈玉關士馨李直等勒于石

南昌府同知璧堂徐君傳

君姓徐名聯奎字璧堂號訥齋浙江山陰人先世由奉化遷郡城遂入籍祖禹謨父宗元博涉經史有文學以鹽大使借補縣丞罷官歸授生徒以自給君少力學督學于文襄公拔第一人入學試輒高等督學雷公鋐竇公光鼐皆賞拔之食廩餼舉優行中乾隆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引見以知縣即用授江西東鄉縣知縣巡撫吳公紹詩知君名即擬調南昌縣君以資淺辭歲餘終以人品端方才猷練達奏調之乾隆三十六年擢南昌府吳城鎮同知四十一年丁母陳憂四十三年服閱江西巡撫奏取督辦堤工四十五年補景德鎮同知大計

卓異保薦四十八年調南昌府同知四十九年以俸深部推陞湖北鄖陽府知府俄因事連累落職君爲同僚分謗絕口不辯恬然歸田不再仕矣君少孤得母教堅苦力學文律深細無所不到入學後迺出佐司道府幕以其資供孝養是以吏治明于未官時及官首縣同知凡省中重案多委君審之大吏章奏亦每就君屬其稿故君以一同知歷署吉安瑞州建昌南康南安袁州各府事而署撫州九江府者再益君之德與才有爲列郡守所遠不及者乃甫陞一守卽不復仕命也君雖精于吏事而不輕定讞秉燭披牘夜分無倦所至書大堂楹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其聽訟皆以平心易氣及人所不經意處得之東鄉民甲與乙爭山對簿呈契君曰僞耳焉有雍正年書券而預避乾隆年

御名者永豐生員甲誣乙侵其地擅毀乙屋久不理君詰其據甲以族譜家塾八景圖說爲證君曰圖內有大江環左小江遶右之語大小江亦爾家所有乎且滕王閣詩序有衡陽之浦若藉辭管地則湖南爲江西所屬矣星子民斧莞山柴村人謂其竊墓樹毆之民以斧傷村人手縣令以罪人毆所捕人折傷擬

絞君驗契量地地浮二畝有奇斧柴者官地也減其罪廬陵民捕獸置窩弓斃行人縣令謂已如例設望竿及抹眉索免其罪君詢民望竿何物抹眉索何狀民無以應蓋縣胥教之也論以罪臨川民李某寓宜昌時方捕逃兵李某官以其姓同執之擬斬李某訴原籍實臨川父母故惟伯父存湖北移江西其伯父畏累稱無姪君迹得其父母墓碑名氏合移覆得免死興安生員之子娶婦嗔丐者强索食毆斃之辭未定生員死于獄子告縣令枉其父曰丐死在前月某日娶婦在後月某日君檢舊時憲書後月日不吉前月日吉出書示之詐乃破上猶民婦曾某氏夫久出見河有腐屍遂控素有仇之廖某斃其夫獄久不定君取死者遺物歷檢之于荷包中得典票字曰中姓物知死者姓鍾寫典票者皆省鍾爲中也南昌民有殺人于家者家止夫婦恃無證堅不承君步至其家搜得男子履四二大二小訊有甥同居拘其甥鞫之悉得其殺人狀樂安民甲與乙鬥甲迎面倒拉乙髮辮乙擠甲腎死屢伏屢反君鞫之伏如前然料其必再反驗乙髮脫其半詰曰脫髮安在乙曰獄中薙髮者梳取矣詰薙髮人及禁卒語相符遂不復反其他

紀要中州陵墓錄晉陽陵墓錄各若干卷

高郵孝臣李君傳

李君諱惇字成裕又字孝臣先世蘇州人遷揚州高郵州祖父皆以州文學力行善事司普濟育嬰堂盡其力施藥救病節衣食爲之君幼讀書穎異七歲卽知解經有神童之目十二歲孤旣長博極羣書尤邃經傳與同里賈君稻孫王君懷祖同力于學興化顧君文子任君子田寶應劉君端臨江都汪君容甫歙程君易田皆學術揅摩極一時之盛君以品行爲立身定命之本事母孝侍疾居喪皆盡禮貌質直寡言惟講學則盡其辨乾隆丁酉試拔貢學使謝金圃侍郎屬意焉及試期不來詰之則前一日賈君稻孫卒于泰州試館君營棺斂事竟不赴試學使歎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己亥中式舉人庚子會試中式第二學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經學乾隆五十年年五十一以疾卒子培紫培碧培黃降服培青君所著書有羣經識小左傳通釋古文尚書論毛詩三條辨渾天圖說讀史碎金諸書而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事事精確不磨發前人所未發元己刻入

皇清經解

碧雞臺記

雲貴總督駐滇池之上節院寬敞東有宜園古木時花爲城中勝境登東北山臺已見金馬諸山松嵐疊翠矣而滇池北渚及碧雞諸山皆在西南不能見也昔署西南有高樓登之可以望西南樓久圮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福構木臺以復其境今四年矣木漸朽遂徹之而遷其臺于署西北隅廢圃濬泉西南七丈許臺以七千土墾疊成之縱橫上下皆一丈三尺工樸用省成之甚易臺腹以梯旋而上臺上又立四壁爲八尺之瓦屋寬其西南窗使全攬碧雞玉案諸山之勝遠眺滇池近挹華浦碧雞關戍如在几案太華諸寺隱現于華山之麓朝霞暮靄風雲變幻殷雷快雪凍雨皓月皆可于臺上收之舟帆往來耕犢出入春稼秋穫星同火節亦皆可于臺上遇之臺成招幕中賓客落之議所以爲臺之名昔李贊皇帥蜀建籌邊樓而邊壘一新然其時滇境非其所有土番內侵維州偶降復陷衆戮豈若我

大清德威外薄凡韋忠武李贊皇所焦思竭力遠阻近逼之地今皆宴然爲郡縣西南外夷如緬甸南掌

第35764号
平成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ケ
図書館 16

交阯皆奉表入貢攸服奔走余以衰老腐儒奉
使持節坐鎮之而不必有所更張設施惟以崇
國德威休養民生爲事所以政簡身閒得與賓客登
臺興復不淺也又安用侈其名而矜之乎則名之曰
碧雞臺可已